

午
風
堂
叢
談

午風堂叢談卷五

無錫

鄒炳泰

撰

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葉榮甫謂司馬相如傳贊乃班固所作而史記乃謂太史公曰全與漢書同夫遷在武帝時揚雄生於漢末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曉然矣何爲史記乃以爲太史公語而雜於其間耶及觀公孫宏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宏子孫爵徐廣注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太史公也古書

竄改大率類此觀者不可不知

郭守敬言三代歷無定法漢造三統歷而是非始
定然以後造歷者十三家經數百年輒廢不可用
余謂非歷法無定特歲差之法未精耳繹史堯典
仲春星鳥鶉火也月令昏弧中爲鶉首矣堯典仲
夏星火大火也月令昏元中爲壽星矣堯典仲秋
星虛元枹也月令昏牽牛中爲星紀矣堯典仲冬
星昴大梁也月令昏東壁中爲娵訾矣月令之作
未詳在周在秦上下多不過二千年中星固已不
同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
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
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所謂歲差
者也夏小正畧舉昏旦中星斗柄織女之所向參
昴大火南門之伏見至月令所記昏旦之星亦惟
槩舉列宿以識節候而已非如歷家測度分秒之
精密也今泰西法銅球螺柱精密無兩於歲差不
爽分秒故非前人所及

宋鄧御夫隱居不仕作農歷二百卷較齊民要術
爲詳濟守王子韶上之於朝其書不傳元世祖時

司農司撰農桑輯要七卷頒之於民有至元十年
王磐序見永樂大典中其書分典訓耕墾播種栽
桑養蠶瓜菜果實竹木藥草孳畜等目末附以歲
用雜事博採經史及諸子雜家益以試驗之法考
核詳贍而一一切於實用今所傳王氏農書殆不
足云

新序以孟子對好色好勇之事為梁惠王以黍離
之詩為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而作說苑
以趙襄子晉陽罷圍賞善士為仲尼之言以楚莊
王築曾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以吳

不用子胥之言而越并吳事諫莊王以晏子使吳
見夫差以晉太史屠餘見平公之驕而無德義去
晉見周威王曰天下之國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以曾子從孔子於齊齊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晏子有送行之言以晉荆戰於邲景公將許之
爲昭公以孔子適趙與襄子有問答事其時相去
或百餘年或數十年或數年語皆不合葉榮甫確
證其誤見考古質疑

舊說謂匡王以後無詩以株林刺靈公詩在匡王
之世按匡王崩在魯宣公二年時陳靈公七年靈

公在位十五年以魯宣公十年被弑時定王已八年矣左氏於宣九年始序靈公淫夏氏事則靈公君臣宣淫日甚自在定王之世株林之作當在是時馬氏繹史已論舊說匡王以後無詩之誤當云簡王以下無詩近時張坊作東周紀年亦沿此失李敬齋治云呂氏春秋荆有佽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注云吳邑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企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注曰於發聲也孔穎達以爲越是南夷

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
無異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
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
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
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
重故謂之於越范甯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
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
名自通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
爲一國也余按許慎淮南子注云吳人語不正言
吳而加以勾顏師古亦曰勾是俗發聲也亦猶越

之爲于越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
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兩漢刊誤云當作干亦誤
黃秋盦司馬易得漢廬江太守范巨卿碑宋榻本
泰安趙相國故物也有元內府都省書畫之印濟
南府印當即天歷間幽州梁有九思奉勅歷山東
河北拓金石文字三萬通所進本也碑石久失乾
隆戊戌夏膠州崔生儒祔得碑額十篆於濟寧龍
門坊水口下歲巳酉濟寧李生東琪繼得正碑及
碑陰遂請於學官並立於濟南學宮戟門下是碑
湮沒數百年一旦復出誠爲希幸按鄭氏通志所

載一廬江太守范式碑注云蔡邕書濟州一魏范
式碑注云有碑陰青龍三年未詳一碑兩見式與
張劭陳平子孔嵩爲死友見漢書獨行傳今考是
碑有青龍三年感靈碑之不饗思隆懿模以紹奕
世又云畧依舊傳昭撰景行刊銘樹墓以聲百年
云云則爲魏時縣長所立鄭氏一以爲蔡邕書者
特以當時隸法風華艷麗多沿蔡體故誤會李嗣
真書品以爲蔡書耳抑豈誠有兩碑歟此碑較宋
榻本少一百數十字而神采猶存又歷城郭氏有
元丕碑元氏有近得漢永初四年祀三公山碑俱

未見拓本

吾鄉聽松菴竹鑑圖詠卷有四爲惠山勝觀第一
圖九龍山人爲真性海上人製第二圖履齋寫第
三圖成化丁酉冬吳理寫第四圖臣張宗蒼奉勅
恭畫蓋自前明諸人倡和盈卷

聖駕臨幸惠山

宸藻親題垂耀泉石久爲藝林佳話乾隆己亥是
卷爲邑令邱璉取入官廨不戒於火名山鉅蹟了
無一存大吏奏入

皇上於幾暇親灑天筆爲作第一圖復命 皇六

於朝野嘗居惠山聽松菴與僧真性海製竹爐煮
茶倡詩傳誦迄今吾姪虞奇其製而倣爲之請余
銘其上成化癸卯來省京邸出鑪煮茗清我塵思
適吳匏菴先生見而賦詩示及余遂續貂三首虞
亦續之併書以紀勝云唐相何勞遜惠泉攜來隨
處可茶煎三湘漫捲瓷瓶裏一竅初分太極前吟
苦詩瓢和月飲夢醒書榻帶雲眠何當再讀盧仙
賦千古清風道味全一片龍團一勺泉石分新火
趁鑪煎綠雲擘破先春後玉杵敲殘午夜前仙液
嘗來欲飛越寒濤聽處不成眠這回喚醒閒風月

可卜歸田樂事全我愛鄉山入品泉持歸禪榻和
雲煎湘臯捲雪來牕外蒙頂驚雷落檻前澆破詩
愁初得句洗清塵思竟忘眠人間肉食紛如雨爭
識吾家此味全冰壑道人題謝文正題云茗椀清
風竹下泉汲泉仍付竹爐煎夜瓶春甌輕烟裏解
谷荆溪舊榻前穀雨未乾湘女泣火珠深擁籜龍
眠盧仝故業王猷宅憑仗山人爲保全餘姚謝遷
又陳湖陳璠邨人塢東陸簡廉伯詩錄朱華亭錢福
竹鑪新咏引無錫盛舜臣氏奇而好古慕其鄉聞
人倪雲林所爲畫輒效之收其秋亭圖一幅遂以

自標則其他可知也用是子遊錫獨與之契最深
見其所製竹茶鑪而愛之因諗曰是必有如端友
齋爲學士大夫所竒賞者舜臣并呈是卷皆極一
時有聲於詩家者所作也大要竒古爲詩家共癖
鑪爲火床昔之煮茶者嘗以竹稱而不得其遺規
若舜臣者亦慕其鄉聞人王中舍所製倣之而攻
其技者也中舍以詩畫名一時而舜臣繼之興則
夫諸詩家之作豈爲無從也哉嵇鍛阮屐曷倣取
義而彼適之而世傳之存乎其人焉耳矧錫以泉
顯緣茶得第近古佳士惟茶是珍而竹之取重於

世宜無古今賢否之間者也夫人珍是物與味必重其所藉而飾之者則夫舜臣之製是以暨諸詩家之作又豈爲無從也哉予嗜奇而好古與諸詩家共癖而不能詩也嘗其鑪所煮讀諸作不能無槩於衷乃爲之引若詩之所自起倡於吾院長匏庵吳吏侍公而和於其伯父冰壑都憲公次第可考無俟予言而舜臣所以見重於大方家者亦不爲無從也第二卷竹爐記云性海禪師卓錫於惠山之陽山之泉甘美聞天下日汲泉試茗以自怡有竹工進曰師嗜茗請以竹爲茗具可乎寶爐云

爐形不可狀圓方上下法乾坤之覆載也周實以
土火炎弗燬爛虹光之貫穴也織紋外飾蒼然玉
潤鋪湘雲而剪淇水也視其中空無所有冶鐵如
柵者橫其半勺清泠於器拾墮樵而烹之松風細
鳴儼與竹君晤語信奇玩也禪師走書東吳介子
友石菴師以記請夫物之難齊甚矣尊罍以酒鼎
以烹此蓋適於國家之用尤可貴者若斲鼎以
石製爐以竹亦奚足艷稱於詩人之口哉雖然尊
罍鼎彝世移物古見者有感慨無窮之悲竹爐石
鼎品高質素玩者有清絕無窮之趣貴賤弗論也

且竹無地無之凌霜傲雪延蔓於荒蹊空谷之間
不斄伐而爲筥箕筐篚之屬過者弗睨也今工製
爲爐焉汲泉煮茗爲高人逸士之供置諸几格播
諸詩詠比貴重於尊罍鼎彝無足怪矣初禪師未
學也材豈異於人人及修持刻勵道隆德峻迥出
塵表爲江左禪林之選亦竹爐之謂也是爲記乙
亥秋仲既望日朱芝山題云織翠環爐代瓦陶香
烹山茗或溪毛鴈啼湘浦聽春雨龍起鼎湖翻夜
濤文武火然心轉勁炎涼時異節還高松根有容
聯詩就掃葉歸燒莫憚勞僕以省耕過惠山訪韶

石禪師於松軒出此卷求題遂口占五十六字識

者勿謂嫫母所幸云芝山老樵朱逢吉謹題又牧

雲子惠瑀詩

錄未

王達竹爐清咏序夫物不自貴因

人而貴名不自彰因志而彰遠公栽蓮此細事也

而蓮社之名遂傳於永代詎非遠公之道足以動

後世蒼生之念耶支遁好鶴細玩也而鶴舟之名

遂傳於無窮詎非支遁之德足以歆後世黎獻之

心耶使遠公爲常人則種蓮而已亦何能動於人

哉使支遁爲庸士則好鶴而已何能感於人哉然

則物不自貴因美而貴名不自彰因人而彰信矣

性海禪師結廬二泉之上清淨自怡澹泊自艾裁
凌秋之磻竹製煮雪之茶爐遠追桑苧之風近葺
香山之社因事顯理必欲續慧命以傳燈託物寓
真無非因羣賢而入道清風一榻掃開萬劫之塵
埃紫筴三甌滌盡平生之肺腑論其事業誠不讓
於遠公勘厥規模實無慙於支遁名於永世其勢
灼然道播諸方此心廣矣不然何諸公入詠而成
章獲一時趨風而向德故爲短引或弁羣言里友
耐軒王達合十又謝常釋坦菴守道詩錄王孟端
題云僧館高閒事事幽竹編茶具瀟清流氣蒸陽

羨三春雨聲帶湘江兩岸秋玉白夜敲蒼雪冷翠
甌晴引碧雲稠禪翁記此重開社若箇知心是趙
州王芾又萍閣廣益姑蘇陸質釋至寶錦樹山人
錢仲益顧協梁用行潯陽陶振怡菴雲間錢驥中
吳如律卞孟符沈中吳興莫士安韓奕詩錄未王耐
軒題云製作精深亦可觀日供高士試龍團輕分
淇雨苔猶綠細剪湘雲粉未乾紫笋滿甌吟骨健
清風一榻髣絲寒啜來坐盡梅花月正是淩秋第
幾竿耐軒王達又西園邾庚老龔泰吳潛詩錄未邵
文莊跋此卷久脫落正德丁丑春予以菴僧重裝

之時助貲者秦伯鄒督工從事者初泉楊正甫也
收卷僧名惠名登而能諷詠之者曰圓金曰方益
越明年戊寅三月十日二泉山人寶書於容春精
舍第三卷秦廷韶聽松菴訪求竹茶爐疏錄劉超
遠復竹茶爐詩卷序物之成敗得失莫不有時若
聽松菴茶爐亦其一驗洪武間性海真上人道行
為時輩推重嘗編竹為爐體製甚精僅圍尺地許
天地動靜陰陽橐籥之妙歷歷可觀侍讀學士王
公達善少卿朱公逢吉中書王公孟端文字與上
人往來其間至則汲惠泉烹春茗累夕後返山亦

因此增重人才嘉會之一初如此既而上人物故
諸公亦凋謝竹爐遂爲好事者得茶煙寂莫於殘
霞之頃至此極矣成化丙申冬秦公廷韶以武昌
守如京師道經故里公邱壑之趣洒洒不與俗吏
俱一日偕金陵郁景章先生宿菴中菴之主僧戒
宏出學士諸公竹爐所詠太守誦之掀髯歎曰山
中壯觀莫此若也物去卷留豈衣鉢之遺意乎乃
呼筆墨爲疏以求之太守公天下之心亦於此可
見未幾楊孟敬慨然出之不少滯其亦賢矣老眼
摩挲矍然感嘆帶春蘚之斑含湘雨之潤猶昨日

也非元氣呵護克爾哉太守爲文記其實復作近
體率諸公和而成卷山之光輝於是增焉人才嘉
會之一初又如此雖然竹爐一微物耳出處若關
乎大節蓋不盛於他人而獨盛於學士賡吟之秋
不復於曩時而必復於太守歸遊之日太守之緣
若與之夙契而神明有以相之歟古所謂身之前
後不能無疑他日尚當攜詩老宿菴中汲泉淪茗
聽松雨而吟白雪不謂殘霞之頃寂莫無人也人
才嘉會之一初又當在於斯詩若干首成化丙申
臘月既望奉議大夫致仕劉宏超遠序竹石老人

書憶自山中別老禪松闕寂莫已多年寒驚春雨
懷鴻漸夢落秋風泣麗娟忽逐檐頭歸舊隱旋烹
魚眼叙新緣玉堂學士遺編在贏得時人一樣傳
宏父和又秦旭高直直再次陳澤張泰成性雪菴
厲昇新安吳野道人羅南斗陸勉陳賓集古又二
首倪祚詩錄未秦廷韶聽松菴復竹茶爐記爐以竹
爲之崇儉素也於山房爲宜合爐之具其數有六
爲瓶之似彌明石鼎者一爲茗椀者四皆陶器也
方而爲茶格者一截斑竹管爲之乃洪武間惠山
聽松菴真公舊物爐之制員上而方下織竹爲郭

築土爲質土甚堅密爪之鏗然作金石聲而其中
歎然以虛類謙有德者鎔鐵爲柵橫截上下以節
宣氣候制度絕巧相傳以爲真公手跡余獨疑此
非良工師不能爲鄉先達中書舍人王公嘗有詩
詠之學士耐軒王公復作因弁其首以是爐之名
益傳於人人永樂中真公示寂爐亦淪落人間獨
諸公翰墨粲然尚存落落與松雲蘿月爲伍成化
丙申冬余歸自鄂渚暇日假宿菴中真公嗣孫曰
戒宏者出以示余因誦王舍人所作氣蒸陽羨三
春雨聲帶湘江兩岸秋之句嘆其佳絕且惜其空

言無徵圖欲復之乃因釋氏教述䟽語一通畀戒
宏使徧訪焉已而果得於城中右族爐尚無恙特
茗椀失去不存或疑爐細物也復不復不足爲世
輕重殊不知物不自顯必因人而後顯使爐不經
諸名公品題雖復之累百何補况諸公之作亦將
藉是以傳爐可泯諸公之言可縱之使泯乎爐之
亡不知其的於何年姑記其槩收爐者故詩人楊
孟賢復而歸之者其仲孟敬云是歲嘉平月望日
邑人秦夔識烹茶只合伴枯禪誤落人間五十年
華屋夢醒塵冉冉湘江魂冷月娟娟歸來白壁元

無玷老去青山最有緣從此遠公須愛惜願同衣鉢水相傳夔又題邵文莊公序竹茶爐遺事洪武壬午春友石公以病目寓惠山之聽松菴目愈圖廬山於秋濤軒壁其友潘克誠氏往觀之於是有竹工自湖州至主菴僧性海與二子者以古制命爲茶爐友石有詩詠之一時諸名公繼作成卷永樂初性海之虎邱留以爲克誠別蓋在潘氏者六十餘年成化間楊模孟賢見而愛之撫玩不已潘之孫某者慨然曰此豈珍於昌黎之畫而吾獨不能歸好者哉乃以畀孟賢孟賢卒之三年中齋秦

公以知府報政還自武昌遂爲僧撰疏語白諸孟
賢之兄孟敬取而歸焉吾聞諸母姨之夫東耕翁
云王德戊寅三月望後四日二泉山人寶書於容
春精舍甲申元夕之日惠山金益二僧以余久不
到山中也訪丹涇草堂詩以答之用唐人韻上方
稀聽擊魚聲僧入城中遞刺名老去有心非石轉
春來何事不山行北枝梅似南枝白今雨泉如舊
雨清爲問竹爐無恙否好煎佳茗待先生二泉在
松風閣爲月西書正月廿四日也又鳳山秦金王
其勤詩錄未第四卷陸廉伯復竹茶爐記云出錫城

西里許惠山稍折北菴曰聽松洪武初詩僧真性
海嘗織竹爲爐高不盈尺圓上方下類今學仙家
流稱乾坤之象者規制絕精巧可玩邑先達耐軒
王學士諸名家率賦詩賞之真公沒爐淪落於城
中右族亦已兩易主成化丙申冬武昌太守秦廷
韶間得歸過菴中誦諸先達詩歎曰物各有主茲
爐固惠泉之物也而他人何有慨然許爲物色歸
之復爲詩飭其徒俾世守焉和者自京師諸名碩
下得數十家竹爐之名不獨傳一方而遂以聞天
下爐之所遇亦奇矣哉夫惠泉之名由陸鴻漸一

言而著後世置爐之意實欲匹泉之爲用也廢棄之餘孰謂遇如武昌者得以衍其名哉鴻漸嗜茶飾及爐鼎至範銅爲之當不如竹之不凡但竹力朽弱難久存存者若倪元鎮茶具今尚爲蘇萬壽寺僧所收存矣而寂寂爾無所稱眎竹爐之遇不遇何居然爐居惠泉之上是所處得其地也前遇耐軒後遇武昌所遇得其人也岐陽石鼓孔壁之遺經假所處與遇非耶存者幾希物固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之所以圖其存者乎吾固於圖有感矣武昌學行政事皦皦重當世而博雅好古乃其餘

云成化丁酉歲春閏二月晦翰林侍講平原陸簡
記和復竹茶爐詩十疊不備錄如茶瀹龍團品奇
絕烟籠歸鶴影嬋娟葉掃夕陽三徑遠瓢分秋月
一痕娟菴中臘在蒼髯短雲外泉流玉乳娟皆佳
句也又新安程敏政海虞李傑三山許天錫東海
張弼泰和李穆桃溪謝鐸吳江汝訥東曹隱者邵
珪松陵吳程華亭錢福山海蕭顯秦夔詩未錄王虛
舟跋云往在京師同年繆文子太史屢爲余言聽
松菴竹爐圖詠卷爲錫山勝觀以來得見爲恨今
年四月余請假南還獲觀於汪氏舊雨書堂爲卷

有四圖畫三名賢六十有七文十三詩九十有二
諷詠周環如不欲盡於時同觀者同里蔣湘颺衡
丹陽湯南箴鏐仁和湯良弼學基舊雨主人歛汪
春渠云聞尚有唐六如畫卷暨文祝諸先正題詠
在吳門收藏家他日當細意訪得之歸還聽松菴
亦一段勝事也雍正四年四月廿有四日良常王
澍書後

敬齋古今薙前輩論楚詞蕙肴蒸芳蘭藉奠桂酒
芳椒漿及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
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

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格然余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於對屬之間至於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

松雪翁延祐五年二月廿七夜寫舊詩十五首真蹟乃與從子玠者余見董思翁臨本以已法行之跋云邢子愿侍御爲余言右軍之後即以文敏爲法嫡唐宋人皆旁出此非篤論所學右軍猶在形

骸之外所可傳者自成一家望而知爲趙法非此則鮮于康里並驅墨苑矣

歐陽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云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而肥不必河豚語見詩史李敬齋治不然其說謂魚未必食楊花則肥當春時魚所食物皆豐美故魚自肥也余亦謂桃花流水鱖魚肥豈鱖魚必食桃花而肥王介甫詩蕨芽香嫩鰠魚肥又豈食山菜耶

王儼齋跋松雪翁與石民瞻十札云趙魏公平生所書碑版文章多用李北海筆法蒼勁沉實而乏

韻致惟東帖率其自然天真爛漫而珠圓玉潤宛
入晉人之室如顏魯公爭坐位祭姪文勝於真書
也余謂坡公海岳數公近至思翁皆然東帖天機
所到心手俱融無一毫矜持之氣故法意兼勝晉
人惟右軍父子真行兼至餘子亦以書簡備具諸
妙若見碑版恐亦未必爾爾

馬宛斯驢繹史一百六十卷起自太古下逮戰國
迄於秦亡彙集事文分爲五部萬千百國十有三
代君臣理亂之跡天象地理兵食禮樂以至名物
訓詁舉例發凡以事爲經六籍百家靡不賅具論

者謂自漢而後有畧自晉而後有部自唐而後有
典自宋而後有目自元而後有補至繹史而始見
其大其真尾閭矣乎是書不特援據之博其辨晰
圖譜訂正舊誤多前人所未及與秦文恭公蕙田
五禮通考顧祭酒春秋大事表均有造於斯文
吾鄉華氏綠筠窩卷九龍山人王孟端爲華康伯
畫康伯與四明陳莊齋梅里呂學齋華東湖諸公
相遊從耐軒居士王達爲之記錢仲益華晞顏釋
永寧俞海各有詩皆永樂間鉅人也後卷失之火
文徵仲從其五世孫從龍之請既爲補圖復用諸

體書錄諸君詩於後用存當世故實王履吉唐龍
陳白陽王守彭孔嘉周公瑕俱有跋王元美敬美
昆仲有詩紀之末有王篤林太史跋云康熙六十
一年此卷忽爲同年繆太史文子所得出以示余
余知爲華氏故物也以宋榻聖教序一冊宋板四
子書一部易之以歸還諸吾友豫原氏快事也乾
隆乙卯華甥鳴豫攜至京師得見之

午風堂叢談卷六

無錫 鄒炳泰曉屏

桑欽水經陸儼山据漢書孔安國傳徐敖以毛詩傳塗惲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當是西漢末人其說非也欽邯鄲書目云漢人晁公武云成帝時人皆無確據昔人已言不知何代之書獨陳直齋書錄解題指其以壽良爲壽張狄縣爲臨濟湖陵爲湖陸彘縣爲永安其名皆自東漢順帝以前所改則欽爲順帝以後人無疑然後漢書文苑不爲立傳今證以經內地理當是三國時人故晉郭璞爲

之注後魏酈道元繼之郭注見杜氏通典唐志注
以爲郭璞撰亦誤

唐柳瓘之燦著史通析微十卷以劉子元疑古惑
經諸篇詆誣聖哲因討論其謬妄當時人咸稱之
惜其書不傳蓋緣子元熟悉史例其書史家奉爲
圭臬故置析微一書不行而不知子元之往往入
於妄也吾鄉浦氏起龍著史通通釋二十卷箋釋
詳明而於疑古惑經等篇絕未糾正亦未見析微
一書耶

殷璠云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艷

雖滿篋笥將何用之此誠切中詩病今人談藝標舉前論未見及此尤悔菴叙阮亭唐詩十選謂韋穀殷璠高仲武芮挺章輩不過唐人下者其所編纂反流傳於後余謂非詩與選其道有不相謀惟宗旨正則雖限邊幅而自見標格自是雅聲

李華作蕭穎士文集序述茂挺之論文也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千寶著論近

王化根源此後曼絕無聞焉近日陳子昂文體最正其著論亦自闡微云云子昂媚金輪至欲崇周革唐乃小人之尤者唐賢不核其實羣推奉之王文簡斥之是矣知人尤當論世文雖正弗取也

五嶺說各不同裴氏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臺嶺之嶠賀桂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大庾臺嶺之嶠爲第一嶺桂陽騎田之嶠爲第二嶺九真都龐之嶠爲第三嶺臨賀萌渚之嶠爲第四嶺始安越城之嶠爲第五嶺淮南子云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

塞鐔城之嶺

鐔城在武陵西南接桂林

一軍守九疑之塞

在零陵

一軍處番禺之都

在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

餘干之水

在南野餘干在豫章

周去非嶺外代答則云自秦

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

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

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

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

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

桂林城北二里有一邱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

及考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為入嶺之驛全

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此說爲近

三正之說紛然顧氏棟高即經文之最顯然者以證蔡氏周不改時改月之說如隱九年三月大雨雪震電若夏正則震電不爲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間有一二用夏正者如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敞謂邱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與經錯異此說最爲簡確吳大年

鼎作三正攷辨說頗精顧復爲之序可以息一切
紛紜之說序云春王正月之義後人所累千言而
不能解者左氏以一字盡之曰春王周正月晉唐
以前諸儒並從左氏自河南有假天時以立義之
說而武夷因之遂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然猶以
爲改月不改時也九峯又因之以爲時月皆不改
自是而後或以周正建子本改月不改時魯史僭
竊建子而時月皆改也或以周正建子本時月皆
不改魯史僭竊建寅而又時月皆改也或以魯史
本從周正冬十一月爲歲首而孔子於每年截去

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而以周之春正月爲始也
每主一說輒旁引曲證累幅不休而終無以合乎
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元泰定間張志道名以寧
者深知其說之非著春王正月考二卷首卷採取
九經三史以証三代之改時改月次卷作冬不可
爲春辨而雜論曲說之謬誤蓋其用心苦而奏功
偉矣明嘉靖間李川父濂作夏周正辨疑四卷首
二卷載先儒謬誤之說末二卷則正說也讀二書
始曉然於胡氏蔡氏之謬而左氏釋經所謂春王
周正月者真足一言以蔽之也然於商書兩十二

月之說張氏得之而李氏則取趙東山之說謂古文尚書爲不足信終無以塞夫不改月之口且於冬十月漢書注顏師古以爲太初歷後追改前代止月爲冬十月之說吳淵穎以爲難信而李氏無所是正張氏又畧而不言則終無以塞夫不改時之口而武夷九峯之說終不可破武夷九峯之說不可破而左氏春王周正月之說終不可得而明吳子大年因作三正考二卷集張氏李氏兩家之長而刊其繁冗又益以近儒之緒言而補其所未備而春王正月之義其亦可以渙然氷釋也

歐陽五代史或疑其書錢氏苛歛事云與吳越有宿怨語多失實按江南餘載錢氏科歛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夜半聞聲若輦鹿號呌及曉詢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輟行或以篾竹繫腰據此歐史恐非曲筆

李文饒作相經濟可觀其平澤潞功可與晉公頡頏昔人論之詳矣至其心迹昭明援引士類絕無恩讐門戶之見無論非僧儒可以並語要豈得以朋黨目之觀其著論如禱祝伐國食貨殖等篇立言甚醇可以知其心術矣

劉禹錫辨迹論云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其論房梁公特舉其起李衛公一事能盡才捍患去忌照私與人以心相見持論獨見其大如此可以論世

盧疎齋云古文亦有數漢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昌黎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論文自摯虞文章流別任昉文章原始後疎齋之論最端宗旨斯爲論文極則宋人主發明義理或至煩複衍漫望

而知爲宋人文字獨劉原父貢父淹通古義得訓
詁之遺純是漢學非僅摹倣古語句度得其皮相
歐陽文忠謂原父文章未佳博學可稱未爲允論
淳化官帖經諸州一再翻摹殊非筆意宋端明殿
學士汪達著淳化閣帖辨記十卷極爲詳備末云
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
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
鈿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
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昔人稱姜白石絳帖
平出米黃二家評論閣帖之上此書亦爲鑒古家

定證惜其書不傳陶九成所得江左本亦云他本
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卷卷數版數字皆相
聯屬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
帖中字皆大而濃亦是一證

程君瑤田據說文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
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
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
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內
也內衡貫於秘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
垂者謂之胡胡上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也曲阜

顏廣文崇槩所藏銅戈援八寸胡六寸內四寸倨
句外博其度法以中指同身寸較之以證冶氏制
度無不相合權其重蓋今天平法馬八兩五錢夫
戈之重三銖也實二十兩以較今之重則每兩當
今二錢二分半矣今銅戈經四千餘歲後爲土氣
所蝕必有損其質者然則今之四錢二分半足當
權黍五錢之數顏氏銅戈其背有銘曰羊子之船
戈今所見古銅戈倨句外博胡上三空內上一空
與羊子戈及晉左庫戈夔戈差勿等戈之形製並
同而背無銘程錄所載小銅戈亦無銘但胡內止

有二空正如所云戈器小則所以約戈於秘者不必多古人惟變所適制貴得中也

劉原父曰梓慶削木爲鐻不敢以毀譽觸其心不敢以爵賞撓其慮七日鐻成而若神梓慶可謂知用巧矣有爲者亦然今之懷道者假譽於仁邀賞於義故弗成也器而弗成猶毀瓦也

禹貢岷山導江孔傳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輿地記亦云江源出岷山按范致能具船錄永康軍城西門樓下臨岷江對江即岷山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之山皆西戎山矣

出城西玉壘關登山下臨大江名曰都江江正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此故名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江至岷山然後可導非源於岷山也王述菴少司寇嘗爲予言岷山西北凡七八百里如青城大面皆曾過其下蓋岷山西北溪澗忽小忽大忽斷忽續番人偶用皮船爲渡不可通舟楫則與益州記所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殆未濫觴江源志岷江發源臨洮之水塔山由甘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之說正合孫興公天台賦琪樹璀璨而垂珠注引山海經崑

崙之墟北有玕琪樹殊未詳確天台志載李紳詩
水葉萬條垂碧實玉珠千日保青春紳自注云琪
樹垂條如翠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
生者相續一年綠二年碧三年者紅綴條璀璨相
間此可備善注之闕

庚戌秋石門吳生文照寄余文嘉山靜日長圖上
有文水自書唐子西語一則大有北宋人骨韻觀
覽竟日動人鄉園之思王子仲達云昔張充與王
儉書生平少偶棲貧自淡半嶺之田足以輸稅五
畝之宅樹以桑麻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覽烟霞

高卧風月悠悠琴酒遠岫誰來劉峻山棲志青春
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
宜男泣露芙蕖紅華照水臯蘇漂葉從風憑軒永
眺蠲憂忘疾亦皆然其所然悅其所悅而已子性
愛山澤家無田宅每懷此樂輒寄圖畫然則奚必
輞川平泉林壑千變邇在一室卧遊其間不必娛
乎意之所樂無盡境也半嶺五畝足以囿之哉余
深服膺斯言

南唐潘佑以直諫死而徐鉉奉詔撰集江南近事
特書佑死以妖妄晁公武謂鉉與佑爭名且恥其

善不及佑故匿其忠污之以罪耳及觀史虛白仲
子釣磯立談稱佑實䟽雋爲人少法度譬如長松
古栝固自礪礪多節目乃若趣操必不肯忍爲非
義也其以直諫死士大夫仰高其德名爭作詩誄
以哀之後主亦甚悔至爲作感傷之文鉉兄弟以
儒術名一時後進莫不宗尚惟張洎及佑每每譏
訕及鉉當國洎詭與鉉合遂出力共擠佑鉉有忤
心或將幸潘之沒而厚誣潘於泉下云云是釣叟
未見鉉等撰集成書時已逆知其如此恐正史或
傳其謬悠矣南唐興廢盡在立談一書可補鄭文

寶江南近事龍萊野史馬陸胡三家南唐書之闕
誤

梁溪漫志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
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
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
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
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
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
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
中有個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

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
了此便會作字也觀坡公詩文字畫可以得其妙
悟

徐堅初學記虞世南北堂書鈔劉孝標注世說李
昉等太平御覽多引逸篇與帙古書藉此偶存一
二然世說注已爲劉須溪刪節非復舊觀

柳公權論硯雲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
可值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
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謂鸛鵒眼
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始此宋人論端硯

三坑石雖詳不若柳說之簡確也劉禹錫有謝唐秀才端州紫石硯詩李賀有青花紫石硯歌李咸用有端溪硯詩端石之重唐時已然矣

尤司徒玘萬柳溪邊舊話三卷皆載其先世事尤氏至文簡公哀始居城中東帶河大第其先居許舍山中廳事有玉竦梅四十二樹環繞之名環玉堂後尤文獻輝紹聖元年登第四十二歲入玉堂乃應四十二樹之兆又許舍山多虎命蒼頭拾棟子數十斛作大繩以棟子置繩股中埋於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棟樹長大如城圍號爲棟城造四門

於四方晨啟夕閉虎遂不敢入又山中井水多鹹
苦人飲澗水常患腹疾文簡子棐因妻夢神人與
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柱下後因歸寧見
山間一柱宛如夢中以松椿識之棐召匠鑿之不
十尺而甘泉湧出鄉人作地溝分注數十井不竭
吳丞相名之曰二二泉而爲之銘今詢其迹無有
知者

畢仲游貽坡公書云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
其形於詩歌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
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則蒙非者怨或至敗公之

事矣坡公不早鑒此而罹言語之禍後人宜三覆斯言

曾子固知福州日貢荔枝狀言荔枝於百果爲殊絕產閩粵者比巴蜀南海又爲殊絕舊充歲貢皆乾而致之且爲常品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今欲至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絕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并附荔枝錄以聞其著於錄者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又有一品紅狀元紅荔枝中極品第一也洛陽相公進姚

黃花蔡君謨貢小團茶識者弗韙而此事又出自
文定耶

坡公少時喜讀賈太傅陸宣公之文故其上書劄
子洞切事理正復相似至於深切著明中仍委曲
含蓄忠厚之氣流溢言表則長沙當或遜之

唐闕史馬嵬佛寺楊妃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
賦詠以導幽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
於塵土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而無逃
此意獨丞相滎陽公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肅宗
廻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

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真輔相之句爲渭南
縣尉日嘗有題緱山王子晉廟詩尤爲絕唱其中
警策之句曰曉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紅絲
瑟秦郎白管簫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白曲觴
金洞天台嘯石橋霧垂鴉翅髮冰凍虎章腰議者
以爲儻遇評於精鑒當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洪
文敏萬首絕句載鄭畋馬嵬坡詩肅宗作元宗雖
亡作難忘並誤

宋景文曰邢子才謂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
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

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與即如韓退之毛穎傳
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用子產獻陳捷於晉語用
古人語如已出今人徒以填砌爲長全乏神理文
章之厄豈特食古不化已耶

柳子厚西漢文類序言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
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邱明傳孔氏太史公述
歷古今而爲史記迄於今交錯相亂莫能離其說
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
本古史尚書之制嘗病西漢之文散畔不屬因弟
宗直類次其文序之以明記言之體子厚爲文家

探本立言學古者於言事之分可以覩指知歸
常熟毛子晉校刻古書多江陰周硯農崇起刊正
硯農精六書之學其二女禱枯皆工畫禧尤著名
追述文倣而富艷清逸別具神致嘗於同年沈侍
御蘆士齋中見其花鳥一冊天豔動人其所繪楚
詞九歌九章圖漁洋山人嘗購之今不知流落何
處常熟馬江香荃以節重於里花鳥妙得扶義家
法視禱猶遜數籌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甘泉賦不當言玉樹青葱
玉楸野客叢書謂玉樹自在神宮中非甘泉宮事

以師古與向注爲謬楊升菴据李善注玉樹珊瑚
爲枝碧玉爲葉乃集衆寶所成非自然生之按隋
唐嘉話雲陽縣界多漢離宮地地有似槐而葉細
七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
雄爲假稱珍怪特未詳耳至云當在神宮中按賦
翠玉樹之青蔥下即云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
之威神則地近神宮矣下又云相與齋乎陽靈之
宮陽靈祭天之所是神宮即在甘泉何不可見玉
樹之青蔥乎注引漢武故事云云非謬

青詞致語及上梁文宋人集中多載之率皆俳俚

之語所應刪汰中如孫仲益山居上梁文老蟾駕
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
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蝨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
去亦自傑語

沈作喆寓簡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
傳於陰陽家者流然其間隱微元妙之理合於易
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太乙行九宮之法以九一
三七爲四方以二八四六爲四隅而五奠位乎中
宮經緯交絡無不得十五者而獨不見其所謂十
者焉蓋土寄旺於四方不獨主時故不可以位命

之也易之所謂叅伍以變錯綜其數是也黃帝曰
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五水火木金
皆以成數土獨以生數而不言十者土不獨居成
數也又曰五運之復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
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
皆不言十焉嗚呼可謂妙矣易之坤曰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宮之數蓋出於
此孰謂黃帝之書爲出於戰國之僞而獨爲醫家
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時之數春曰八夏曰七秋曰
九冬曰六皆舉成數而中央獨曰其數五揚雄爲

太元亦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兼具生成之數而五五爲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蓋不可名言也其法本於自然而發見於黃帝之書與九宮之說漢儒欺世竊以爲自得之學而學者不悟也此說最爲精確言數者可以知本矣湯允謨云世傳樂毅論乃右軍就石書升高紳學士家所藏即此石後轉屬趙立之今重摹者其後猶有趙立之印嘉熙甲子於宜春一士人家見原本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闕而清勁適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歐陽公集

古錄石在高紳學士家後以石質於富人爲火所
焚今無復有本而王元美則云樂毅論乃右軍手
書以貽子敬梁武已疑其爲摹本陳文帝時賜始
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褚遂良排署中宗朝
太平公主攜出咸陽變起老嫗得之爲吏所迫投
諸爨下宋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
士所藏蓋他本之壽諸石者據此則高氏所藏亦
屬摹本矣且智永跋樂毅論云樂毅論正書第一
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
雌黃治定然後用筆褚登善榻本樂毅論記亦云

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奉勅內出樂毅論是右軍真蹟令馮承素模寫分賜長孫無忌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無右軍就石書丹之語蓋樂毅論有梁摹本不闕唐諱有宋人摹本湯氏所見或梁摹本也

沈明遠云內經素問天地人理至言妙道存焉學者不習其讀以爲醫之一藝耳王冰注素問叙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所無又以桃始華爲小桃華王瓜生爲赤箭生苦菜秀爲異葵榮見於戊

寅元歷其以木董榮爲月令所無誤也

余鄉杜紫綸先生少從鄉先輩嚴蓀友顧梁汾遊
工於倚聲後歸里沈恪庭作惠山石門圖贈行跋
云石門在惠山絕頂惜去二泉遠不免有山無水
之憾因以天台石梁匡廬瀑布參之聊補造化所
不足一時傳爲韻事然石門峭壁周遭若城郭峯
頂出泉飛瀑濺激劃開一罅開雙石門雨後飛泉
捲注亦如水簾與廬峯石梁竒絕處正復相似恪
庭或未一至耳雲川作歌報之故有紫迴絕壁驚
潺湲水簾倒捲真珠泉之句

東坡答李端叔書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坡公論文固常以人重其論雄文可謂誅心

公是先生弟子記原父所著托於及門所記錄三衢江溥謂其微言篤論皆根柢孔孟醇於荀楊余謂不獨立言之醇其簡質絕似小戴禮

余藏宣窑敞口花尊一成窑子母雞勸杯一宣窑
青花用蘇勃泥青成化時其青已盡只用平等青
料故成青未若宣青成瓷質瑩潔而堅采貴於青
其最者闕雞可口上畫牡丹下有子母雞躍躍欲
動謂之雞缸故宣彩未若成彩淺深入畫也宣成
用青皆漂其泥腳嘉萬用回青則全用濃矣蓋永
宣成嘉等窑其時饒土入地未惡土骨紫白坯乾
經年重用車碾薄上泐水候乾數而厚入骨最堅
出火口足泐漏者謂之骨則碾去上泐更燒之故
雞皮橘皮紋起其發櫟眼蟹爪紋者泐中小疵反

以驗火候之到也其料法泐藥水法花青畫米法
昔人論其雅既入古緻又盡今允稱妙製

趙子玉野莊圖寫荒塞平遠之思品詣絕超嘗云
人物者天地之幻化圖書者又人物之幻化彼富
貴功名倏忽磨滅况韋布之士欲取聲華於虛幻
之間不幾於惑乎所以仔仔於逢時遣興適吾胸
中之邱壑耳其此胸臆宜其涉手皆是天趣

嶺外代答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鷄髻頭
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
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

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至能終一闋又能爲百
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飼以生物極難畜此爲
南方珍禽之尤書傳未之聞也王述菴嘗見之魚
通司長官署中長二尺五六寸高亦如之脊毛澹
紅兩翅作澹綠色惟番人能飼之入內地輒斃
倪高士迂匡廬清曉圖絕似荆關古法自題小詞
其上云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
前炙背媚晴陽天涯轉眼淒芳草魯望漁邨陶朱
烟島高風峻節今如掃黃雞啄黍酒醪香開門迎
笑東隣老老筆清詞令人意消

趙雪江澄倣馬遠晚亭梅月圖夜色人家一團烟
氣雪江晚年得漢銅章文曰趙澂凡得意之作皆
用之今用此章乃其晚年得意筆也余於雪江及
樊會公圻葉榮木欣三家小景古色雲烟最所神
契

南憲紀談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
藍記非也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
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曜所飲不過二升初
見禮異或爲裁減或賜茶薺以當酒如此言則三
國時已知飲茶唐人所飲不過草茶但以旗槍爲

貴多取之陽羨猶未有所謂臘茶者近建州製造
日新品更精絕矣蓋宋時尚團茶故云爾今人復
嗜草茶以崇安武夷吳興羅嶺洞山武林龍井宜
興銅棺金華日鑄蒙陰蒙頂爲上穀雨前者香色
俱韻

筆用羊毫蓋自秦漢已然史記蒙恬取中山兔毫
造筆而崔豹古今注蒙恬作筆以柘木爲管以鹿
毛爲柱以羊毛爲被所以蒼毫非爲兔毫竹管也
後漢韋仲將筆亦用兔毫及青羊毛凡兔毫必用
秋兔仲秋寒暑調和毫乃中用羊毫亦然要在揀

顏如法今人喜用純羊毫筆筆工失其法力弱而
神不調和其兼毫一種以免毫及羊毛兼用差覺
圓勁然亦易敗郭天錫得杭州潘又新筆書小楷
數千而不伐今亦無此筆工矣

歐陽公晚年自竄定平生所爲文夫人止之曰何
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
怕後生笑董香光亦云古人結字無一筆不怕千
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未有
精神不在傳遠而倖能不朽者也昔賢畏身後名
豈獨詩文字畫爲然

邦江老圃論種芍藥有云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
起劚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又云洗花如洗竹非
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蛄蚯蚓荐食之餘耳栽培
及時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墩耐久斯言蓋幾
乎道

陳長方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手筆又疑下邳侯傳
是後人擬作通解亦非退之文字沈明遠亦言柳
子厚柳州謝上表與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皆非
子厚作無論文體卑弱頓以元和八年以罪貶爲
恩王傅而子厚以元和十年詔追赴都頓去襄陽

已久柳州追召烏得有館留子厚尋假職名之事
禹錫至太和九年始選同州子厚以元和十四年
十月死相距已十七年作偽顯然又疑上大理崔
卿啓等亦非子厚文朱子亦嘗謂柳文後龍城雜
記乃王鉅性之所爲

戰國時多知數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漢時如張
蒼董仲舒劉向焦贛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
翼奉諸人皆精於數蓋其時陰陽卜筮之書未盡
亡滅故多習其術自空言理者勝而數學遂微易
參天兩地而倚數聖人以是語人數豈離於道哉

國初收藏家推真定梁蕉林商邱宋文康北平孫
退谷三家餘如涿州馮氏京江張氏渭南南氏泰
興李氏京師卞氏鑒藏亦富百餘年來悉皆散落
無存余幼時猶及見快雪堂馮氏物並思翁鑒定
至甲乙賬簿亦爲思翁手蹟不十年而無一存者
所見支仲元朝元仙仗圖黃筌宮娥望幸圖董北
苑江山半幅唐榻夫子廟堂碑迄今形諸寤想真
所謂烟雲過眼者耶

劉公戡云曾於孫北海家見宋修內司官窰螭耳
洗盃直如筒其色如猪肝者世不多見

黃筌父子作石用筆橫拖小作圈子謂之野鵲翅
余見文倣擬筌花卉數種作石頗得其法今人作
畫輒云倣某某未見形似何論神骨